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林基洲 主编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 辩证法

[苏]马·莫·罗森塔尔 著

周秀凤 赵国顺等译 张启荣校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

〔苏〕马·莫·罗森塔尔

译：周秀凤 赵国顺 董荣卿

孔熙忠 刘淑春 李俊聪

(以所译章节为序)

校：张启荣

资料：郭 华 周 容

责任编辑 徐东彬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349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5-01379-0/Z·72

定 价 7.60 元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总 序 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以编辑出版当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著、新观点、新课题、新方法和新资料为宗旨的学术性丛书。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自从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经历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具体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蓬勃发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就会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害，甚至社会主义制度瓦解。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支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干部队伍，也需要一支具备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理论队伍。邓小平同志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那种认为在建设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际意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他要求新老干部特别是新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同时也才能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

迷失方向。他早在1979年还说过：“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这些讲话当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直至我国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出现了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以后，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我们在着手编选这套丛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它能在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只是考虑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需要加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过时”、“无用”的谰言需要批驳，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肃清，马克思主义被篡改、曲解或割裂的内容需要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探讨的课题需要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化，因此想从以下三个角度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提供一些值得一读的新书。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的理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在学习、研究原著上下功夫。恩格斯一再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要求人们研究它。可是，过去苏联出版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科书和理论著作，过去我国为“左”倾错误特别是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提供“理论根据”而编选的各种语录本和撰写的文章，往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论断解释成为绝对的真理，把他们的话同上下文、同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割裂开来变成教条，甚至把他们的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这就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论点的误解或曲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了过去的若干重大的理论失误，使我们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有可能清理至今还禁锢着人们头脑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误解。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已经出版。这为我们重新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观点，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过去被忽略了的重要理论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惟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正确理解其中的观点和方法，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可以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是随着历史和科学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明确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

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是理论界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只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领域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而是运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去总结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威力。否则，它就会僵化枯萎，毫无用处。

三、研究和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各门科学发展的有价值的成果，分析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国际性理论。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学说，而是在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学说。借鉴和吸取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新思想、国内外的各种理论和思潮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新学说，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需要分析研究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论著、探讨的课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西方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评论以及他们对全球性问题的议论，当代西方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思潮和流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才能真正做到辨析精华和糟粕，借鉴有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课题和新方法，从而开阔我们的理论思路，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战

胜敌对思潮的攻击而向前发展的。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必须研究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观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种敌对思潮进行透彻的剖析，才能真正使这种批判令人折服。

具体地说，本丛书拟收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的著作，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提出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到见解和新资料的著作，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国际工人运动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全球性的课题进行探讨的著作，评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著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著作。

本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收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同理论观点的著作，不要求书中的观点绝对正确，绝对正确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求能提出启人思考的见解。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对错误观点作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

由于编者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所知有限，本丛书已编选出版的著作不都能达到前述要求。好在这套丛书准备长期出下去，编者殷切期望理论界人士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推荐国外有份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6年提议编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冷淡和某些人攻击的情况下，河南人民出版社不顾马克思主义著作销售难，毅然提出了出版这种较高层次的学术性丛书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时过好几年，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难、销售难的情况没有根本改观，而河南人民出版社仍不改初衷，坚持出版这套丛书。他们的信念和胆识使我和知道此事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受感动和鼓舞。在丛书开始出版之际，谨向代表出版社

前 言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苏联著名哲学家马·莫·罗森塔尔教授所写的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系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这个系列中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列宁与辩证法》两书已有中文译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比较全面地阐述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辩证法的专著。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这已经为我们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所证实。而在一定的意义上，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个角度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学习和掌握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的辩证法，对我们更有突出的重要性。

恩格斯在1895年3月，即在他去世前不久，在给一位经济学家的信中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问题时说：“……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可以看作是恩格斯站在90年代的历史高度，回首审视数十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作出的一个科学总结。

任何人的认识，都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圣贤伟人，概莫能外。上面恩格斯就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这番话，自然也适用于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和原理可能过时，但是他们用来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科学的辩证方法，却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留给我们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宝贵财富。

罗森塔尔教授的这本书，从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上考察了列宁论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运动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已经经历而且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当代资本主义。

应当说明，尽管这并不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尽管并不是书中的一切论点我们都完全赞同，但它毕竟填补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

下面，对本书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并就书中涉及的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问题谈点看法。

—

本书包括一篇序言和十章正文。

在序言中，作者指出，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过程时，是完全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在《资本论》中得到出色运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依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依据决不是简单的搬用。列宁的精辟的理论分析和光辉的革命实践大大丰富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丰富了研究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正文第一章概括地论述了列宁在这一时期集中精力研究哲学

问题特别是辩证法问题的原因，以及这一研究同他大致同时进行的帝国主义研究之间的联系。第二至第六章考察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问题。第七至第九章研究列宁对社会革命过程的辩证分析。第十章阐述列宁关于两种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辩证思想。

在第一章中，作者着重指出，列宁恰恰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激战正酣之际，在密切注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辩证法问题，这决非偶然，而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和科学分析的需要。列宁这一时期对辩证法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笔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写成的论述帝国主义的基本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哲学准备，或者说“哲学导言”。《哲学笔记》以“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呈现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出色地加以运用的方法。这两部著作写作于大致同一时期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作者指出，除了《哲学笔记》一书集中反映了列宁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之外，在列宁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著作中，也体现了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而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锲而不舍的钻研。作者在这里提到了列宁在1913年阅读刚刚出版的四卷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时所写的提要（即后来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列宁在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时曾说过：“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①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列宁是从什么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这些反映他们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

① 《列宁全集》第1版第19卷第558页。

的通信的，也表明了列宁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革命时代在各方面提出的新问题。

大家知道，在写作《哲学笔记》的同时，列宁还在为其论述帝国主义的基本著作收集和准备材料。列宁加了许多批语和评注的这些材料，就是后来出版的篇幅很大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作者认为，整个这部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列宁的辩证思想的实验室，它展示了列宁如何运用辩证法来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学者著作中引用的有价值的材料，甚至包括这些学者作出的个别正确的结论，而排斥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和研究事实材料的方法，因为后者妨碍科学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实质和历史作用。

作者说，某些研究者在探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著作之间的关系时，强调马克思和列宁没有留下辩证方法的理论，他们的辩证法只是在“实际”中存在着，并没有获得一般理论表现。如果这是指马克思和列宁没有留给我们一部辩证法的专著，这种说法当然是无需加以反对的。但是在这里也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否则真理就会变为谬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对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看法提出了反驳。

作者从《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辩证法这个角度阐述了两部著作的关系，并指出《哲学笔记》中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和逻辑所表现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研究的需要。

在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的诸章中，作者首先在第二章中着重阐述了帝国主义研究中“考察的客观性”原则。这个原则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列宁在表述辩证法的诸要素时，把“考察的客观性”放在首位，作为辩证方法的所有其他要素的起始点。作者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论》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这不仅是指《帝国主义论》中，研究的起始

点正是《资本论》的结束环节，而且是指这一著作和《资本论》一样，完全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它始终不渝地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根据事物自身内在本质对事物进行分析的极端严格的客观性。

作者说，有些理论家不能也不愿客观地考察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掌握发展的趋势，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形式的主观主义。这些人在口头上号召革新马克思主义，常常披着“左”的、超革命的外衣，用漂亮的辞藻代替对现实的科学分析。

在谈论“考察的客观性”原则的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提出了阶级分析作为科学地客观地研究社会现象的“指导性线索”。因为离开阶级分析，客观性就会蜕变为“客观主义”，蜕变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情景的不自觉的歪曲。

作者叙述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列宁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列宁在批驳这一理论时指出了它在方法论方面的形而上学根源，把“超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称之为僵死的抽象概念。它不是科学的抽象，因为它撇开了由帝国主义造成的具体历史环境，撇开了现实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者认为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评，在弄清假说在社会认识中的作用方面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的设想，都是一定的假说。但前者是以思辩的设想为基础，脱离了现实的矛盾，只看到发展的一些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些方面；后者则考虑到了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的所有方面和联系——不仅是经济的，而且包括政治的，以及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社会后果，因此而能为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作者在本章的最后指出，对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各种原则的考察，其深刻的含义就在于，要把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来

理解，即不是把它当作各个方面的机械的总和，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排列组合，而是当作一个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的、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在结构上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当作一个系统。阐述体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这个方面，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

在论述社会科学中的系统和系统方法的第三章中，首先提出和考察了辩证法与系统方法的关系。作者认为，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现象采取系统方法进行研究，在现代科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是说科学是在现代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科学和哲学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对事物的系统性认识是逐渐成熟起来的。当然，在人类认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在主要任务是对整体进行“分解”和“分析”的时期，科学较少使用系统这一概念。它只是在近代才获得较大发展。在这方面，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很好的证明。不过，应当说，系统性思想获得全面发展和深化还是在当代。而对现实的系统性认识，最早是在社会科学中，更确切地说是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有关社会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变为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得到最深刻表现的。本章还阐述了认识社会系统的辩证方法。

作者接着用较大的篇幅分析了辩证法与亚·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问题。作者认为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组织形态学）》一书表明，他企图用系统论取代哲学的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作者指出，波格丹诺夫由于总结了近代科学发展中的某些发展趋势，因而能在他的《组织形态学》一书中最先正确地提出“组织”原则作为物质世界以及社会和思维的各种不同形式所固有的普遍原则，并指出“任何结果都是系统”。然而近年来人们过分夸大了波格丹诺夫在这方面的作用，甚至把他奉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先驱”。接着作者对苏联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展开

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具体考察列宁对帝国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辩证分析之前，作者以一章的篇幅（第四章）阐述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问题，论述了列宁在创立帝国主义理论时所采用的科学抽象法，“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作者通过对列宁所草拟的帝国主义论提纲的分析，阐明了列宁的研究方法，提炼、概括事实和揭示事实本质和规律的方法。

作者认为抓住垄断这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本质，把垄断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全部考察的“起始范畴”（就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价值作为起始范畴一样），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巨大贡献。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所以以垄断作为起始范畴，是因为它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过去一切发展（特别是生产集中过程）的结果，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新的阶段上今后一切发展的原因。列宁以垄断作为首要的、最基本的、起始的范畴，作为帝国主义其他一切派生特征的总根源，从而达到了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这正是列宁所以高于同时代其他所有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个地方。在发现和科学地论证了垄断这一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列宁表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另一规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规律。它使列宁能够做出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重大结论。

列宁从垄断这一反映帝国主义本质的起始范畴因而也是最抽象的范畴开始，一步步沿着愈来愈具体的范畴的阶梯上升，描绘出资本主义新的、最高阶段的全景。然后，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他把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一切论述“归纳起来”，提出了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全面的科学定义。当然，所谓全面，并不是指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列宁认为把现象的所有局部特征都装进一

般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做，只能是折中主义地罗列大量非本质特征，而湮没事物的本质。在列宁给帝国主义概念下的定义中就没有直接包括各个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的独自的特点。例如这个定义不能说明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是最富掠夺性，法国帝国主义具有高利贷性质，俄国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等等。

接下去，作者阐述了概念的历史具体性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指出列宁在考察帝国主义这样复杂的现象时，恰恰把垄断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这不是偶然的，随意的。他的根据就是：正是垄断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给历史带来的新东西。列宁总是强调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贯彻始终。他在批评考茨基的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时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是对历史具体性的嘲弄。而希法亭对帝国主义概念下定义的方法的重大缺陷之一，也在于违背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点既反映在希法亭的货币理论上，也反映在他对金融资本的整个考察的起始范畴的选择上。

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在论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的第五章中，作者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的科学基础就在于，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思想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始终，这个动力决定着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也决定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主要动力就是生产社会化即生产力的历史必然的增长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列宁在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中，继承了马克思上述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并考察了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新的最发展的形式。当然，帝国主义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但它们并非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外，而只能是这一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作者认为，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矛盾的辩证规律，而且还有质量互变规律。如果说垄断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从量变成长起来的新的质，那么这种新的质必然要引起本身量的进一步变化。

其次，尽管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但它不可能消灭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消灭竞争这一同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属性。竞争在旧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产集中的动力，到了垄断阶段，它仍然起着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是已经在变化了的情况下起这种作用。竞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许多在质上完全新的特征。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是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是苏联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同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期形式比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特征，已经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一个在质上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特殊的阶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固有的属性，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因素至少在帝国主义存在的初期就有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引用列宁的著作作为根据。本书作者对于这个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与此相联系，作者论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客体的质与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作者说，每一客体都是以一定的质为其特征的，只要该客体存在，它的根本的质不会改变。事物的质表现于一系列属性之中。后者同客体的质相比，相对来说易于变化。这种变化虽不能改变事物之为该事物的基本的质，却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属性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即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属性的变化，或者说部分的质变，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变化做准备。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样才不会把资本主义某些属性的改变（如当代所发生的）当作它的总体变化、根本变化。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也不能不承认现代生产力已经同市场的自发性不相适应，而要求另外一种建立在计划化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于是“趋同论”这种理论就应运而生。作者认为这种理论抹煞和掩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深刻对立，制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接近和趋同的假象。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要求资产阶级不断解决（当然，所谓“解决”，是就在这一社会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的而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初期，垄断组织的产生是解决自由竞争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方式，那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解决在帝国主义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上述矛盾的方式。科学技术革命所提出的庞大任务，宇宙研究和对宇宙的实际掌握，制造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平衡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把国家及其经济作用即管理和调节作用提到首位。不这样，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生存。资产阶级也在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对于1929—1933年那样大危机的教训，他们自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不愿让这样的灾祸重演。当然，不能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消除经济危机。然而资产阶级为防止某些可能导致巨大动荡和灾变的经济趋势是可以作出某种调节的，低估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是错误的。

本章概括地回顾了国家在漫长的、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整个周期中的作用，它如何从资本主义初期充当扶持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巩固、自由竞争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成为某种障碍，再到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起调节者的作用，以及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初期赞美国国家到后来诅咒国家的干预，再到重新歌颂国家在经济